

世道

后 岛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世 道

后 岛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7.375 印张 6 插页 433 千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000

ISBN7—5329—1604—9
I·1383 定价:23.60 元

故事梗概

清末，仲春。龙家埠海上出现一罕见大鲸，老三与乡绅邱大湾打赌，除大鲸，娶喜儿为妻。后喜儿被逼投海，老三抢劫洋船。邱将其丫头媚儿送县黄师爷为妾。数年后，黄师爷携媚儿随知县由水路赶赴新任，被老三截杀。媚儿钦敬老三，相结为兄妹。媚儿在县城开一烟馆。

龙家埠遭海啸、蝗灾，在靖海卫经商的龙义吾送粮济民，饥民赞许，同时不满大户之吝啬，蜂起抢粮，与邱大湾冲突。老三率“光复军”洗劫邱宅。邱勾结官军围剿老三。老三被捕后，媚儿为救老三，许嫁县巡警局之张爷。“光复军”打到龙家埠，邱大湾死去。

民国初年，老三任县知事，救一海难少女杨雅琴，结为夫妻。邱大湾三儿致祥与大湾小妾菊霜私通生女，老三将其释放。老三杀日本人后下落不明。杨雅琴生女后，外出求学。

致祥为寻菊霜，随戏班到靖海卫，娶日本艺妓千鹤为妻。龙义吾在靖海卫开办面粉厂，生意兴隆，为日本人所忌，义吾仓猝应付，渡过难关。

十几年后，杨雅琴任职县师范，人称“杨先生”。她荐一李先生与义吾在龙家埠开一药铺。其时，老三之子丑蛋在赌场赌赢了致祥之女淑贞，淑贞嫁于丑蛋。丑蛋在李先生介绍下加入党组织，利用合法的“镇长”身份，开展斗争，在秋天“抗税抗捐”的暴动中，李先生遇害。

日军在龙家埠登陆，将老三击溃，并在龙家埠安了据点。义吾大儿礼德回家与老三女儿成亲。礼德在邱致福、龙家少的鼓动下投了日军。老三的队伍被松本少佐指挥的日军打散之后，被杨先生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收编。抗日民主政府在龙家埠开展“减租减息”，发展生产，龙家埠一派生机。

松本带日军进犯龙家埠，枪杀无辜百姓，淑贞和土财主老鸹儿等人先后被害。菊霜来龙家埠给重病的致祥送药，被日军打伤，菊霜留下药，跳崖而去。致祥也被逼自杀。

杨先生和老三离婚。老三与媚儿去了荒岛。日军前来清剿，老三和媚儿放火报信，葬身大火之中，孩子们唱道：“往后总有好世道……”

引 子

崑崙山像是一只八帶觸角伸在靠海的那片土地上，那觸角也就是不大不小的山脉了。

龍家埠就是這山脉邊的靠山碼頭。

洪武年間，据说那年山東出了紅頭蒼蠅，人死了不少，朱洪武下了詔，從山西遷了成千上萬的百姓到山東，其中一部分落戶在這里，領頭的一支姓龍。姓龍的會看風水陰陽宅，扶乩打卦了一番，選了這前有海后有山的地場造屋墾田，生男落女。大部分人家看北邊山上那一塊塊像土瘡似的土地十分瘠薄，便結網而漁。也有些戀地的人上了北山，担土造地。如此人丁一代代繁衍得稠密起來，龍家埠也就成了南船北舸的行商們下錨的碼頭了。人的活路多了，日子自然顯得平和，除了戚繼光當年抗倭時刀光劍影地廝殺了一陣子，龍家埠便是活潑而平靜的。不知是哪一天，龍家埠來了一個猴面羊眼的洋道士，這個洋道士穿着黑色道袍，傳的是一種“洋教”，說是“打左臉，給右臉”。大清國的子民是信關帝爺、太上老君、菩薩、孔聖人的。那個洋道士被一個打魚人扇了兩個耳光，打魚人打完左臉，洋道士沒伸過右臉來，他是趁洋道士捂左臉的空兒，又扇了洋道士的右臉。臉扇完了，打魚人讓官府砍了頭，人們方才明白原來官府並不向着它的子民。于是，尖頂的教堂在据說是龍家埠的龍脉上拔地而起像個鎮妖寶塔。打那以後，人們講祖宗的故事眉飛色舞之後，总要瞅瞅那個“洋廟”，慨然興嘆。

甲午年，大清國的炮艦水師被東洋人打得艦沉人亡。水師的尸

首有的喂了鱼鳖虾蟹，有的随着海水漂到异国他乡，有的认祖归宗回到自家的海岸上，龙家埠那年就收了几十具水师的尸首。为国捐躯的人自然在死后享受了一番热闹，回到祖坟去光宗耀祖了。龙家埠也随着有了东洋人——日本人跑来经商做买卖。那个弹丸小国自从打赢了那场战争，再不把我堂堂大清放在眼里，日本的渔船来了，商行来了，浪人和娘们儿也来了。他们不像猴面羊眼的西洋人做些你不知道他怎么挣钱的买卖，他们和大清国的老百姓一样，打鱼贩烟拉脚赌钱开窑子。龙家埠的人把洋人分为猴面羊眼的“西洋人”和腿短腰粗的“东洋人”。

原本是自家的地盘，硬是让别人进来搀和，龙家埠的人和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有点不舒服。这便难免不出故事，而每次洋人们都不吃亏，无可奈何的人们只好安慰自己：看来我们天朝是好，要不连洋人都来了。洋人有种物件有一里多长，比马跑得快，喘气的声音像牛吼，几里地都能听见；洋人有一种风火轮，人坐在上面，轮子自己转，又快又倒不了；还听说洋人在洋庙里拿童男童女炼丹……人们被这些离奇而新鲜的故事弄得不安而兴奋，末了总免不了骂上一句：鳖玩意儿！

第一章

1

五月里的早晨，湿漉漉的早晨。

四更天潮退之后，便听到海上传来了阵阵闷雷似的声响。这声音震得睡梦中的人们在炕上打着哆嗦，直到天亮。

龙家埠周围的人惊恐着、疑惑着。那响声渐渐变得焦急而苍凉，像海鬼夜叉携风驾浪扑上岸来。人们猫在家中，焚香磕头，而那声响越发凄厉了。

码头上满是打鱼的人。打鱼人最怕误了潮流，毛毛细雨还在不停地下着，人们站得浑身上下透湿了，头上盘的大辫子的梢头滴着雨水。人们望着白雾茫茫的海发愣。

“耽误了潮流咋办？”

谁也不知道咋办，而白雾里透出的叫声却越发让人颤栗，人们一个个像肚子里灌了凉风，屁密尿稀。

“让开让开，邱爷来了。”

人们顺着喊声看见人缝里挤进来一个胖大的男人。那人脸像个宜兴泥壶，圆里透亮，四十多岁的年纪，留了两撇毛笔头似的胡子，戴着陶碗似的瓜皮帽子，脚上是一双乡下人不多见的牛皮长靴。这人一来，人们都绵了几分。他站在众人中间，肿眼四下扫了一遍，掏出个洋烟壶，打鱼人看见上面画着个光腴女人。大概是天潮，鼻烟也不干散，他捅到鼻子里多了点，忍不住喷嚏连天，打得人

们像是听了那海怪似的浑身颤抖。

“那物件还叫?”

“邱爷，你一来它不敢叫了。”

他听了这话双手擎着一抖，说：伙计们不要怕。此时那响声陡然大作，惊得他连喷嚏都吓了回去。人们看着他的脸，没看出什么，有些无奈和失望。他听着响声停下来，擦了擦袖子，高声说：

“谁去看看？邱爷有赏。”

人们往后面溜，把别人往前面推着，面面相觑。邱爷说：要不俺去看看。他身后跟着的人，有的抱着他的腰有的搂着他的腿。邱爷让人们不要拦他，可还是听了跟着的人的话立着没动。雨越来越细密了，赤脚的打鱼人站了一海沿子，盼着那声音的消失，却觉得那声音像雨越发紧密了。突然，人们听到了歌声，那歌是不知哪辈子传下来的小调：

妹妹你别急呀，
哥哥是打鱼的汉，
不是不疼你，
就是没揣着钱，
等到腊月割网后，
搂着你过大年……

紧张的人们听到这小调觉得又好气又好笑。人们寻声望去，那唱歌的人摇摇晃晃地拎着酒葫芦，盘在头上的大辫子还插着一枝粉红的花。他听着人们哄然大笑，东瞅西看了一阵，直着一双红眼又唱道：哥哥不是不能干，就是没揣着钱……

“老三，又去翠花楼了？”

“知道还问？”

老三做个怪脸，朝人们咧着嘴傻笑。船上跳下两个人想扶他，

老三甩得那俩人差点摔倒。

“你别丢人了！”

“俺咋又丢人了？熊样儿，这么多汉子就没个敢到海里看看的？”

他咧着嘴直着眼点着人们，点来点去点在邱爷的脸上。那邱爷抓住了他的胳膊，问道：

“你敢去？”

老三眯着眼睛像是酒劲上来了，昏沉欲睡，可还是让人摇醒了。人们问他：你敢去？他直着眼睛说：敢，可得赌点啥。邱爷肿眼盯着问他赌啥，他指了指自己头上的那朵花，又指了指邱爷的圆脸，喷着酒气，说道：

“俺赌翠花楼的头牌，俺没和她睡过，俺没钱。”

“英雄喜欢美人。俺答应你。”

邱爷圆腮上鼓了两个肉球，和那戴花的老三三击掌。立时，这个打鱼人在打鱼人的眼里成了一条好汉。看着老三去收拾东西，邱爷问：这伙计是谁？人们说是刘家滩的刘老三。

“多大？”

“十七。”

老三别着醉腿上了舢板，让岸上的人去翠花楼告诉那个婊子，说三爷爷今晚上上她的炕。邱爷听了这话，心里一沉。老三的两个哥哥也跟了去。老二一路上唠叨着怪老三，老大沉默不语。

海里的雾重得能看见水珠子，那声音震得水珠子打哆嗦。老二想回去，老大说：都赌了，这么回去让人笑话。船划着划着见了滩底子。三个人抛了锚，趟着脚面水往前走，影影绰绰看到前面黑乎乎的一座“小山”。两个哥哥不敢走了。老三提着酒葫芦凑上去，看得清楚些，声音是那“小山”发出来的。它的尾巴拍打着膝盖深的海水，激起一片白雾水花像是下了雨，把老三溅了个透湿。老三醒了酒，抹了把脸上的水往上凑。他惊叫道：

“哎，妈呀，这是个什么物件？”

老大、老二叫道：老三回来！老三闷着头凑过去，看着那“小山”激打起的水花，竖着酒葫芦。他突然扔了酒葫芦跳起来，拍着腓往回跑。老三嚷道：咱发财了！他红着眼睛过来抢了两位兄长手里的砍刀和鱼叉。

“它是个活物，是一条大鱼！”

老三发疯似的往前跑，哥俩问他干啥，他说剖了它。两位当哥的不敢往前凑，便跪在水里，想念叨些什么却像是掉了下巴似的。一阵阵的水花在他们眼前垂了一道水帘子，那“小山”和老三都看不见了。老大、老二往岸上来了。听了他们讲的，他们的爷爷说：

“那是个鲸，天呀！”

他们的爷爷惊得咬断了两颗老牙，哆嗦着跪在地上，求岸上的人去救救他那不知好歹的孙子。打鱼的人仗义，觉得事情闹大了，纷纷揣着家什往海里赶。走不多远，海水变成了淡红色，眼珠子能看见雾气里凝着一颗颗血粒子。当人们接近那小山似的鲸时，海水是血红的，雾是血红的，那鲸更是血红的。大鲸摇摆扑打着发出的吼声震得人耳朵生疼，老三却不见了。赶过来的人傻愣愣地叫着老三，却一点回声也没有。两个哥抱着头叫兄弟。突然大鲸剧烈地颤抖起来，老三像是一片落叶似的在大鲸背上飘了下来，他跳起来围着大鲸扯着风似的跑。那大鲸或许是感到了不安，又是一阵迷天障地的扑摆。静下来，人们看到大鲸那庞大的胸皮被挖开一个洞，血像是泉子似的喷涌而出。老三变成了一个血人，在地上一个高儿跳起来，像是一头惊了的牛犊子，朝人们跑过来。

“俺把这个鳖玩意儿剖开了，俺把这个鳖玩意儿剖开了！”

看着血肉模糊的老三，人们直瞪着眼睛不知所措。老三嚷着：上去割，割这个鳖玩意儿，该咱有个好日子。人们木愣愣地盯着，没有人动手，那大鲸扑打得满海一片血红，血雾中人们的眼睛渐渐地红起来，百把号人趟着水往上凑。老三把刀插在大鲸肚子里，往两

边砍，大鲸一阵剧烈地拍打。海水漂着一层血红，血红中闪着些黄豆粒大小的油珠子。老三在鲸背上，像是剁肉馅似的剁起来，边剁边说：这货洋鬼子要。人们听老三这么说，又看老三那血糊淋拉的样子，百把号人冲了上去。

人们的眼睛像海水似的血红血红，嚷着这不是鱼是个肉山，朝着大鲸下了手。饥饿和疼痛中的大鲸把人们一次次掀下来，人们一次次爬上去。老大、老二也为人们感染了，操刀而上。折腾了一个时辰，那小山似的鲸已是一人一堆分了上百堆了。后半晌，潮水涨上来的时候，人们摇着舢板满载而归。

雾开云散，人们回到码头上，邱爷站在大杆秤边上，大秤掂着头，收人们割回来的鲸肉。邱爷笑眯眯地问：那大鲸骨在哪里？

“归老三了，没他谁敢折腾。”

老三血红着身子上来了，人们围着他让他讲事情的经过。他一边讲着一边咽着唾沫，人们像是听戏似的看着老三的脸，看着看着觉得这脸少点什么。老三抹了一把脸，人们看到他满脸污血中的鼻子模糊着两个洞，鼻子那块像蒜头的地方少了一块。人们问：这是怎么弄的？老三说：谁知道。人们都觉得欠老三的。老三撇下人们朝邱爷走过去，说：

“俺去翠花楼。”

“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”

邱爷拿了个牌子给他，说：那女人是该像你这样的汉子享用的。老三没吱声，又在地上掐了一朵野花戴上。他边走边唱：

妹妹别着急，

哥哥有了钱……

喜儿是翠花楼的头牌。这女子是个南边来的贩竹子的老客的小。去年秋上老客在龙家埠靠了岸，老客好赌，和邱爷赌了个天昏

地暗，输得精光。老客说要回船拿银子来翻本，谁知银子没拿来，却在龙家埠的那伙人面前，领来一个明眸皓齿的江南女子。老客问邱爷这女子值多少银子，邱爷看着那女子说这是个宝物，便随那老客开了价，结果老客还是输了。邱爷攥着这女子的一双嫩手，和颜悦色地给了老客五十两银子，便搂着这女子找了间房子，睡了一夜。天明之后，老客说回去再来赎这女子。女子说：你不用来了，连女人都敢押的男人，我不敢跟了。邱爷养了一段这女子，后来钱上有些紧，把这女子卖给了翠花楼，鸨儿给她起了个名叫“喜儿”。

老三进了翠花楼，直着就往喜儿的房里去。鸨儿后面跟着问：这位爷喝么茶？老三没钱，为看这喜儿一眼，常到这里来坐着喝茶。

“不喝茶，嫖！”

老三把邱爷的牌子给了鸨儿，鸨儿看了像是接了圣旨似的，满脸是笑，尖声道：邱爷的客！她接着拖着声儿喊：

“喜儿接客了。”

老三推着门进去，喜儿却正在对着一面菱花镜儿出神，脂粉香气熏得老三站得住风浪的脚板晃了两晃。喜儿那银盘似的圆脸回过来，看着眼前站着的是一个敞着怀浑身硬肉串子的汉子，脸上还有个冒血的鼻子。

“听人说了，是你剖了那大鲸？”

“还能有谁？”

喜儿上来拿手帕擦着老三的鼻子，给他那鼻子上了些洋药。老三像是冻住了似的任这女子拾掇着。他突然抓着喜儿的手腕子就上了床。

这样老三和喜儿成了相好的。

老三从那以后，就眼睛里都是喜儿了，喜儿像是扎在心口里的鱼刺儿，想想心就疼起来。他弟兄三人都长成人了，可是两个哥哥都还没娶上亲，轮上他不知猴年马月的事儿。

“好女人，好女人……”

他见天这样想着，可是没有银子娶不了这个好女人。邱爷的牌子用了几回，鸨儿说：俺们还要赚钱的，不能让你这么白占着。

没几天，老三再到翠花楼，鸨儿说：喜儿让人包了。老三浑身的肉凝成了疙瘩，叉着腰大骂鸨儿没心没肺，把他的女人包给别人，真是王八日的婊子养的。鸨儿嘻嘻笑笑说：三爷说得是，这里是开婊子行的，不是公子小姐后花园。最后她又加了一句：

“银子是爹，你老多担待点吧。”

老三喝个烂醉，躺在船里蒙头大睡。在他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喜儿两眼泪水坐在身边。老三一把将喜儿搂在怀里，亲着咂着。喜儿摸着他的两大扇耳朵哭个不停，说道：

“我们这种女子怎么还遇上这种事？”

老三问她怎么了，她说她老是舍不下他，睡梦里舍不下他。老三说：俺也是。喜儿说是邱大湾包的她，包她是为那鲸骨。老三想起来，自杀了大鲸，邱大湾曾派人来谈大鲸骨的事，老三说：俺希罕，不卖！那人说：就怕你希罕不成……

船在波浪中起起伏伏，老三在喜儿身上起起伏伏。小时候村里修了关帝爷的庙，他奇怪关老爷的眼珠子怎么是亮的，抠了一个看了看，原来是个琉璃球。从那以后，族里人就烦他，他也不信那些。这鲸骨五百年前就是他老三的，他真不想卖。可是鸨儿的那番话，邱大湾用的心计，使他感到银子确实是个好东西，要不连自己喜欢的女人也可以让别人包了，他闲着。喜儿柔嫩的双手给他梳着辮子，他一把抓住喜儿的手，轻声说道：妹，俺卖了大鲸骨娶你。喜儿说：不成。老三说：为么不行？它是个死宝儿，人是个活宝儿。

老三听人说过那位邱爷，那邱爷叫邱大湾——听这名就不是按家谱起的。当初，邱大湾被逐出村的时候，谁也没想到邱大湾会有今天，他有今天是因为他入了“洋教”。邱大湾让人逼债逼急了跑到洋教士那里，说自己已经没有祖宗，耶稣是他的祖宗。传教的英吉利教士来到中国很难遇上这么一个没了祖宗的大清子民，自然

满是欢喜。邱大湾脑袋活，又有力气，据说邱大湾发迹还是从龙家埠盖教堂开始的，盖教堂的银子有一半揣到他的腰包里了。他尝到甜头就和他的那些穷困潦倒的朋友说：入教吧，白米洋面，不像咱的教，这不行那不行。入了洋教该鼓捣娘们儿就鼓捣，该吃该赌随你便，你只要会说“阿门”就行。人们问他这“阿门”是啥意思，他说：这“阿门”是咒语。起初，他们并不吃香，可后来他们发现别看胸前的十字架和阿门老百姓不认，官府却认。邱大湾包揽词讼，诬善为匪，巧取豪夺，糊弄得猴面羊眼的洋教士高兴，他便成了当地的体面人物。连当年在祠堂打了他四十板子的爷爷辈的族长，见了他恨不得叫他爷爷。他把一口痰吐在族长的脸上，骂道：狗眼看人低，俺入洋教还姓邱。

邱大湾靠洋人起家，烟馆、妓院、当铺、渔行都有他的股。他却总觉得不是很正宗，高兴了便请人唱戏，拿银子办学，花银子捐了个监生，也愿人说他是个“善人”。

老三把大鲸骨卖给了邱大湾，他讲好卖归卖不能给洋人，五百年前大鲸就是龙家埠的，就是他的。邱大湾看着那一堆鱼骨高兴地搓着手说：伙计，这玩意儿真给人装门面，俺哪舍得卖！老三摸了一把大鲸骨说：这伙计废了俺半个鼻子。老三兑了银子出来，背着回了刘家滩。

刘家滩在北山边上，住的也是打鱼的。那房子都是用乱石块叉起来的，上面苫着茅草。

老三低着头踏进昏暗的家门，叫爷爹哥哥上炕，把银子放在炕上。爷爹哥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银子，脸上泛着疑惑和惊恐。他说这是卖大鲸骨的钱。他把银子扒拉了几堆说：这是给爷买棺材的，这是给大哥和老二盖房的，这是俺留着娶媳妇的，俺的媳妇找好了，是翠花楼的喜儿。他的话前半段大家听着高兴，一听后半段，爷爷本来挺舒展的白山羊胡子立刻撅得老高，爹拿烟袋锅子打在他半拉鼻子上，大哥一拳把炕砸塌了，老二唠叨不停。妈跑进来说：你

这个兔羔子是不是觉得没了鼻子找不上媳妇？自从你剖了那大鲸，有好几户来说亲的，人家不是看你的鼻子，是看你是个汉子。你怎么能去窑子里说媳妇？老三两个大鼻孔喷着气说：俺就是喜欢喜儿。爷爷两条干瘦的老腿踢蹬着哇哇直哭，爹光着脚去拿刀，两个哥四个拳头要揍他。他收拾了自己的那份银子，挺着脖子走出门。

“儿啊——”

妈的叫声凄惨动人。老三忍不住眼睛跑泪。他看了看妈，叹口气，还是走了。

老三借件别人的大褂到了翠花楼，把一锭银子扔在柜上，朝鸨儿说：把喜儿给俺。鸨儿说：吃的穿的用的，这些不够。老三拔刀要剁自己的小手指，问：这够不够？鸨儿知道自己遇上真光棍了，连说：够了够了。

老三在海边上赁了两间孤房，和喜儿成亲。

月亮地里天真亮堂。月亮像太阳拿了好多白布裹了，只是黯淡清凉些罢了。老三和喜儿高烧红烛成亲。船上的人知道老三娶的是翠花楼的喜儿，虽然觉着别扭，可老三总归是老三。自从剖了大鲸，在打鱼人眼里老三就成了好汉。他们是沾了老三的光，亲身感受了爷爷老爷爷们不曾遇到的奇事。人们凑了份子给老三贺喜，至于娶的是谁并不怎么很在意。

老三放了一天的爆竹。夜深人静，月亮地里，爆竹的纸屑寸把厚。喜儿跪在纸屑里哭着叩着头。她说：爹呀娘呀，没想到闺女还有这么一天，也能正正经经地和别人一样过日子。谁是好人？三哥是好人。谁是菩萨？三哥是菩萨……

夜里海边的风凉凉的。老三坐在门槛上，看着拜月的喜儿那纤巧的身影。他蓦然想起，讲古的人讲的狐狸精幻化为人拜月的样子该就是这样。他想真要是娶个狐狸精似的喜儿也不错。他走到喜儿身边，银白的月下，喜儿挂满泪水的脸，不饰脂粉，越发白净光洁，让老三看着迷恋。喜儿依偎在他的怀里像一只小兔。老三哑干

了她脸上的泪水，轻轻地抚摸着。喜儿幽幽的眼睛像北山的野葡萄黑亮黑亮的。他说：俺想找个知冷知暖的俊女子……她说：我没想到能嫁个有情有义的好汉子。喜儿说：这辈子你入不了祖坟了。老三说：你多生几个带卵子的，再盖几排大屋，咱自己当祖宗。

云遮月朦胧，风起烛光动。两个人酣畅淋漓地颠三倒四到五更，两个人的身子像是揉面似的揉在一起了，湿漉漉的。喜儿瞧着依然跃跃欲试的老三，咬着他的肩头喃喃地说：三哥真英雄。

老大来找老三，把老三留在家里的银子捎了来，还有在家的那份子网，说这是爷爷和爹的意思，让老三自己过自己的，爹还叫老三置个船。这时老大居然抽抽搭搭地哭起来。他说：兄弟走到这一步了，赶上有事找俺和老二，成了家别再野性了。

老三和四个伙计凑了份子打了一条新船。船是用的上好的关东红松，木纹笔直连个疤痢也没有，三遍桐油漆得镜面似的油光锃亮。喜儿学会了结网，网结得扣死眼匀。棉线网拿猪血浸了，摸在手里爽爽利利的。他们杀了口猪，拜了天地神，便下海了。

老三他们出海总是满载而归，人们都说老三到底是老三。粗布裙衫的喜儿日子舒坦得人越发白胖俊俏起来。每次老三回屋，喜儿做好饭温上酒，老三热汤热水吃着，喜儿坐在炕沿上笑咪咪地听着老三东拉西扯。

喜儿开始吐，吐完高兴地告诉老三：你快有后了。老三激动得大鼻孔喘粗气，涨得脸红脖子粗。

好日子风快，愁日子磨挨。风平浪静的秋汛过去，人们便早早回家预备着过年了。老三此时也戴着狗皮帽子，穿着羊皮大氅，喝酒赌钱。喜儿给他缝个漂亮的鼻套戴着，人倒越发精神了。南来北去的商贾，停了买卖，告别了朋友和相好的女人都回家了；龙家埠出外的人也纷纷来家过年。

龙家埠又有了件新鲜事儿，龙家那个小少爷，从靖海卫弄回来一个物件。那物件两个轱辘，人骑在轱辘上比驴子跑得还快。人们纷纷说，这龙家莫不是要生怪了，这个少爷要不是仙人指路，就是魔怪附身，怎么两个轮能不倒？

这少爷高挑身材，纤弱得像女人，腼腆得像女人，可是听说身上有功夫。有人亲眼见他有一次和邱大湾的一伙兄弟动手，他一顿拳脚，让四五个壮汉脸开果子铺，青一块，紫一块，屁滚尿流，他却脸白身净大气不喘。

“少爷，俺瞅瞅你这物件。”

好奇的人说。少爷白脸通红说：那，瞅吧。人们瞅出这是铁做的，好胜的后生子想骑骑，结果上去就摔倒了。少爷说：你不会。少爷笑得像女人。他告诉人们这是英吉利的脚踏车，说完骑上车子，像是刮着一阵旋风似的直着辫子走了。

龙家小少爷把那物件玩腻了的时候，年伴着劈劈啪啪的爆竹声和肉香鱼腥来了。龙家小少爷不喜欢过年，自从爹去妈死后，年就变得寂寞可怕起来。

.....

爹是个秀才，是有功名的人。爹给小少爷起个名字叫“义吾”。记忆里的爹是受人尊敬的，十里八村人们都称他是“小诸葛”。爹好骑一头小黑驴。爹说，秀才骑驴，举人竖旗，进士坐轿。然而屡试不中后，爹便不像以前那样受人尊敬了。据说姥爷出的主意，花了一千两银子，捐了个知县，为了这事，爹曾想休妻，可是穿上官服后，爹倒给妈磕了一个响头。谁知知县没干多久，却因一个闹事的“梅花拳案”牵扯进去，结果被革职查办了。爹不服，有一次，闷酒喝过，竟写了一首反诗，惹下大祸，要被正法。家里盘了买卖去活动，无非

让妈和他见一面。爹的脸惨白，守着义吾把妈狠狠地亲了一顿，说是死了踏实。爹让妈给他梳完了大辫子，便让妈改嫁，说是别听那些圣贤之书。义吾哭着喊爹的时候，爹给了他一个玉石鬼头。妈告诉他，爹的人头落地时还说：死了痛快。

妈没有嫁人；而是请了两个先生，一个教义吾“子曰诗云”，一个教他“刀枪剑戟”。他子曰诗云读得寥寥，刀枪剑戟却玩得不错。虽说家道中落，但毕竟是大户，提媒说亲的不少。母亲说：以后是你自己过日子，你瞧着哪个好？他说兰子好。兰子是刀枪先生的女儿。母亲说：那就定下兰子。那年父亲的忌日，母亲平静地死了。母亲留下话儿说：俺花一千两银子送了你爹的命，你爹一个人闷得慌，让俺去，兰子爹就是你活着的爹妈了。

原来师父就是爹放的案犯，师父说爹是恩人。

练武苦。有次师父拿小棍敲义吾的头问：为啥弹出去的腿老是像撩的没劲？他委屈地哭着说：你不是俺爹。义吾跑到北山，趴在爹妈的坟上嚎啕大哭。师父和兰子跟上来。他一肚子的怨气都出来了，叫道：爹啊妈啊，你们狠心扔下俺不管了，让儿遭罪没地场说……呜呜……兰子一边哭一边拉着他，拿袖口擦拭着他眼角的泪水。看着兰子粉嫩的脸上流淌着一串串泪珠子，他不想再哭了。兰子回头推了师父一把，哭道：你不是俺爹！他俩高低长短地哭着，一直哭到没劲了。师父走到爹妈的坟前，对着坟头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，末了对义吾说了一句：俺就不是你的爹！

师父还是对义吾好，可是再不教他功夫了。这样闲了五六天，他沉不住气了，问师父道：学功夫都那么苦？师父说：都这么苦。他说：苦俺也学。师父没吱声。第二天，他到了练武的场子，师父已经在那儿等他。两个人一笑，又一招一式练起来。

北山的春季里，满山绿得耀眼，散发着香甜的气息。老辈子人早把北山变成了有土有树有庄稼的山了。

早晨五更鸡扯着嗓子咯咯的时候，义吾和兰子就上山了。兰子